

南湖头条

红炉一点雪

李柏林

曾经的冬天,比现在寒冷,也比现在温暖,因为总有一方炉火,在记忆中发着光和热。

小时候,家家户户都有炉子,那是红色的泥土烧制成的。在春秋时节,它们都藏于门后,只有冬天来临的时候,才得以上厅堂、入厨房,成为冬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尤其是大雪时节,人们恨不得将炉子抱在怀里,来抵抗那漫漫冬日。

外面大雪纷飞,是断然不能往外跑的,待在家里甚是无聊。于是,我们就喜欢在炉子上烤些吃的。将红薯围在炉上两侧,虽然慢,但是剥开皮的那一刻,觉得什么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如果想快一些的,就烤馍片、烤橘子,冬天天冷茶易凉,把瓷缸子放在火炉上烤一会儿也是极美的。那时,雪仿佛成了岁月的调料,这些事情因为就着雪花,反而变得有些诗意了。

可说起诗意,又哪里比得上围炉读诗呢?

有雪的日子,书本仿佛都藏着一股冷气,可是围坐在火炉旁,不一会儿书本也温暖起来。大抵是古诗词中描写冬天的诗句众多,读着读着,自己也有些文人墨客的感觉了,不禁想起那大雪纷飞的边塞、想起那孤舟独钓的寒冷,想起那风雪等故人的期盼。那时读到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觉得在雪夜里,能与友人相聚是一件多

么浪漫的事啊。因为一炉火,冬天是温暖的;因为一场雪,人生是浪漫的;而因为一个人,人间是值得的。

看来生起炉火,是古人就有的取暖方式。在如今的冬天,谁家更是少不了这一炉火。下雪的时候,又没有农事,街坊邻居便会串串门,拉拉家常。但人们更偏爱那些家里暖和的邻居,谁愿意走进一间清冷的屋子呢?仿佛话都冻到嘴边了,还聊什么天呀。只有一炉火,才能把嘴边的话融化,然后巴拉巴拉地倒出来。

见到客人的第一件事,就是让炉火燃得再热烈一些,然后沏一杯茶,备些瓜果点心。大家围着炉子,嗑着瓜子,讲着曾经的那些岁月,也烘烤着生命中的那些冰冷。仿佛把它们放在火边烤一烤,心就会暖起来。

每次我去姥姥家的时候,她都会拉着我坐在火炉旁,一边烤着火,一边给我剥花生吃,外面的雪落在瓦片上,落在柿子树上,像一副古朴的画。而姥姥从来都无心去欣赏这些,她会一直唠叨着,我的手怎么那么冰凉,我的棉衣还够不够穿,企图把她的温暖也分些给我。如果说,火炉是冬天的盼头,那孩子就是老人的盼头吧。

在我家,火炉不光承担着取暖、烧水、烧烤的活,还主要承担着煮饭的使命。母亲通常会用它熬一锅粥,或者煮最简单的火锅,一点点肉,配上大白

菜和萝卜一直炖,然后我们烫烫地吃下去,身上也暖和了。不管外面的大雪如何飘零,好像都与我不关,少时的我被父母隔绝了寒冷和孤寂。

可火炉是孤寂的,白天的热闹是属于我们的,只有晚上的时光是属于它自己的。但是到了晚上,父亲通常会把炉子放在门口的屋檐下。屋檐下的火炉,成了苍茫夜色中唯一的光,而那簌簌雪花,成了苍茫夜色中唯一的白。

在深深的夜里,大地睡着了,我也睡着了。只有风知道,几片雪花落入了炉火,开始了它们短暂而缱绻的故事。雪花来自天上,却带着岁月的凉,煤炭来自地下,却带着片刻的暖,在冰天雪地中,火炉温暖了雪花,而雪花也从此烙在了炉火的心中。

其实多年后,有那么一刻,我也感觉自己就像屋檐下的那个火炉,在黑夜里发着微弱的光,想起曾经的温暖瞬间,想起会有一片雪花落入我的心中,我又努力让自己燃烧起来。

如今,一方炉火旁,我已不再执着于故人,因为我等的,是那个悠悠岁月里的自己。我也渐渐明白,人生中的有些美,本就是稍纵即逝的,而相遇的意义,在于彼此照亮。红炉一点雪,也可以是一个人的浪漫,就像夜晚的炉子,好像空无一物,可是一点雪,便仿佛拥有了人间。

诗品时空

幽谷落花(外一首)

郭杰

几缕微云
在深林密叶间盘桓

微风习习吹过
那是彩蝶双翼舒展

万籁寂然如梦
时空凝聚于瞬间

一片花瓣飘落之声
让我陡然心颤

溪畔之风

你从山峦那边飞来
问候每一棵小草

牵着溪水穿过草甸
让云影在水面漂浮

如果此时的我
坐在林荫下沉吟

请合拢我手中的书本
你就是满目诗行

香一瓣

藏在布鞋里的温情

王明洪

母亲的手很巧。一团毛线,在她手里一眨眼的工夫就会变成一双精美的手套或者一条围巾;一块花布,在她手里不多时就会变成一件好看的裙子或者一个挎包。这还不算什么,我最钟情于母亲做的布鞋,千层底,黑布鞋面,耐穿,走起路来既轻便又舒适。

儿时家贫,日子过得甚是拮据,母亲几乎没有多余的钱为我和姐姐添置衣物。一年四季,我们姐弟穿的衣服大都是以前改小的旧衣,鞋子便是母亲做的布鞋。每每我穿着新布鞋在外玩耍,无不会吸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和赞叹“你的布鞋真漂亮!”“你妈妈手真巧!”“我也想要这样的妈妈!”……听到这样的赞美之词,我的心里乐开了花,比吃了蜜还甜。

上学后,我曾引以为荣的布鞋,慢慢褪去往日的光泽。那次学校组织秋季运动会。因为是入学后第一次参加这样隆重的集体活动,老师很是重视,运动会的前一天,特意让大家第二天穿运动鞋来学校,放学回家,我翻箱倒柜半天,也没有找到一双运动鞋。坐在零乱的衣物中间,我的心头空落落的,心情犹如那个秋雨绵绵的季节。

第二天,我只能硬着头皮穿布鞋去学校,在教室里我如坐针毡,仿佛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的双脚,我把裤腿使劲往下扯,希望能掩饰自己的窘迫。第一节课后,运动会正式开始,大家兴高采烈地在操场排队集合,我在人群当中唯唯诺诺,胆战心惊,仿佛自己做了天

大的坏事怕被揭穿一般。“王明洪,你怎么穿布鞋啊?”老师突然的质问,像一支从远处射来的利箭,我躲闪不及,遍体鳞伤。刹那间,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格格不入的我。我低下头躲躲闪闪,不敢看老师和同学,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:“老……师,我……没有运动鞋!”我的话语很缓慢,好似每个字都在嘴里你推我攘,谁也不肯先出去,出了口,也是那么轻,像是随时可以融化在空气里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个漫长的上午,烈日当空,人山人海的操场热闹非凡,我坐在角落里,自卑的如一只渺小的蚂蚁。

放学回家后,我大发雷霆,把布鞋脱下扔出老远,随之是哇哇大哭。母亲闻讯赶来,忙询问原因。我声泪俱下:“我再也不穿布鞋了,我要穿运动鞋!我要穿运动鞋!”父亲捡起布鞋要教训我,被母亲制止了:“算了,这事不能怪他!”昏黄的油灯下她一边纳鞋底,一边唉声叹气,烛光影动,泪眼婆娑之余,她忍不住小声抽泣。年幼无知的我被虚荣心冲昏了头脑,不知当时的愚蠢是给父母出了一道怎样的难题。

两周后的一天放学归来,我赫然发现桌子上一双新运动鞋。放下书包,我抱着运动鞋,欣喜若狂,穿着它走在上学的路上,神气十足,心头的不快荡然无存。事后,我才知道,母亲为了攒钱给我买运动鞋,瞒着家人去隔壁村砖瓦场打临时工,母亲身体不好,常年需要吃药。那些时日的劳累让她

备受煎熬,有时病痛折磨的她整宿整宿睡不好,实在难受就用拳头狠命去捶墙,豆大的汗珠从鬓角渗出顺着脸颊而下;她的痛苦向来都是自己默默忍受,从不向别人诉说……

高中毕业后,我参军入伍,部队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边陲小镇。自此,我成了母亲心里放不下的牵挂,电话里母亲问这问那,“晚上温度多少?被子一定要盖好!”“你们那里天气变凉了吧?记得多穿衣服!”“饭量怎么样啊?可不能挑食。”电话里母亲一遍遍嘱咐,仿佛在她眼里我永远是她长不大的儿子。一次,无意间我对她做的布鞋赞不绝口,母亲听后很是开心,满脸的皱眉舒展开来。

不久后,我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,打开一看竟是一双布鞋,旁边还有一封信件:现在上了年纪,手脚不比当年,眼睛也日益昏花;拾起多年前针线活,总是感觉力不从心,反复做了4遍,才有些模样,你若是喜欢,我下次还做……读着母亲的信件,看着崭新的布鞋,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她在油灯下纳鞋底的场景,情不能自已,潸然泪下。

部队有明确规定,不能穿便鞋。我把这双布鞋小心翼翼地珍藏在行李包中,每当困了、累了、烦了时,总是不自觉拿出看一看,摸一摸,长路漫漫,不觉间藏在布鞋里的温情,温暖了我的情愫和心灵,让我有勇气,有力量,无畏风雨走一程,再走一程……

正午 我在冬日的暖阳下

王成保

正午。暖阳下
我把烘晒出的一片儿一片儿的暖
小心翼翼地折叠成
一块压缩了的情
——赠你

静静地。把双眼闭上
我把这柔柔的风缠绕成一个个
如线锤似的团
——给你

我把眼前的台阶,铺成一行行的
小诗,让诗歌的韵脚
平仄你我生活的舒心和惬意

拧开的茶杯
飘漾出你醇香的呼吸
抑或是浅浅的缓缓地鼻息

鸟雀觅食的模样
蹦跳着你孩子般的天真
如豆似的脆鸣,
绽放出你如花开般
的声音

花坛里冬青的叶片向着阳光
举起我写给你的,让你心潮澎湃的
信笺。正面是喜欢
背面还是喜欢

初冬之日。阳光喂养出温情
我的一滴墨香,掷出一地铿锵的
诺言,轻摇着一种圣洁的心事
——你听,你听